



革命烈士故事

吉鴻昌

JI HONG CHA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2



革命烈士故事

GEMINGLIESHIGUSHI

吉鴻昌

JI HONG CHANG

沈毅 傅乃琳 插图

沈毅 傅乃琳 插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革命先烈們的高貴品質，我社决定出版一套“革命烈士故事丛书”。“丛书”中所介紹的革命先烈，都是在我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本書是“丛书”的一本，内容是介紹吉鴻昌將軍毕生不懈，追求真理，終于踏上真理道路的經過；歌頌了將軍忠于革命，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表现了將軍驍勇善战，大胆无畏的英雄气概等。

革命烈士故事

吉 鴻 昌

石 英 編著

沈 毅 傅乃琳 插图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3/16 字数39,000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統一書号T11072·17

定价(5)0.16元

簡短的楔子

193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津浦綫泰安車站的昏暗灯光在凜冽的北風中眨着眼睛。曠野之上，闕无人迹，只有枯树的殘枝在蕭索作响。驀然間，有几个矯健的身影像疾風一样向鉄路綫上扑来，在漆黑的夜幕下，以軍人特有的机敏目光，盯着自北方飞驰而来的列車，一列、兩列、三列……都不是他們所期待着的那一列专车。時間将无穷的憂慮拋向他們的心头。当东方天边呈現魚肚白色时，他們只好失望地踏上了归途。

这些人来到这里，是为截获一列囚車，营救一位抗日救国的將軍。当这位將軍的部下听說他們所爱戴的长官和老战友身陷囹圄，一个个莫不摩拳擦掌、义憤填膺，立刻便产生了冒险搭救的念头。接着他們又听說北平的反动当局就在这天晚上要把將軍押送南京，由蔣逆介石亲自审問，他們更嗅出了这个凶信中的血腥气味，時間，决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哪怕是一分一秒……。于是他們便决定挺险劫車，打救难友。但是好险的卖国賊們，好像發覺了勇士們的

活动似的，临时改变了计划，作出了罪恶的决定。就在勇士们冒着严寒到铁路线上准备劫车的那个时刻，南京蒋介石的一封密电已拍到“北平军分会”，授意何应钦把这位将军“就地枪决”。死亡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位志士逼近了……。但他仍和在长城线上挥刀闖入敌陣时一样，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当他踏上刑场之后，随手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浩然正气的五絕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題罢，昂然走向刑场中央。

他，就是当年威震长城内外使日伪聞風喪胆的吉鴻昌將軍。他，就是畢生坚持不懈，終于踏上真理道路的吉鴻昌同志。

当 兵 去！

在河南扶溝县賈魯河边，有一个小小的鎮市，名叫呂潭鎮。这个地方虽小，却扼住賈魯河南北往来的通衢，車馬繁盛，商旅云集。1895年，在这个鎮上开小茶館的一个姓吉的家里，誕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吉鴻昌。

吉鴻昌的父亲吉筠亭，是一个具有民族意識的人。日常在茶館里經常接触到一些南来北往的爱国志士，有时攀

談竟日而不倦。回到家里，又講給家里人听，日久天长，便在吉鴻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

时光飞逝，到1913年吉鴻昌已經十七岁了。由于恶霸、地主的殘酷压榨，使他再无法呆在家里种地、讀書和学习手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为了糊口生存，于这年秋天，来到鄭城，加入了軍隊。

入伍后，吉鴻昌便在馮玉祥部下当目兵，由于他的机敏、果敢与无畏，累立战功，不久便当上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他已是师长。但是，由于他的耿直剛烈，急公好义，且常和西北軍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故常引起某些同行忌恨，甚至說他有“赤化嫌疑”，慫恿上級杀掉他，或解除他的兵权。馮玉祥因爱他是一个将才，多方保护，才幸免于难。虽然如此，这位在西北軍中屡立汗馬功劳的虎将，后来在軍閥分割地盤时，却被挤到偏僻而荒涼的宁夏省去当省主席。他在宁夏期間，見到人民——这儿絕大多数是回民——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曾办了一些好事，并尊重回族的風俗習慣，常穿着回族衣帽到清真寺去。回民們感念他，亲昵地称他“吉回回”。

他所率領的队伍的作風，在西北軍中也是一支最难得的，一向比較俭朴耐劳。他时常拿这样的話来警誡自己：我从軍时，就抱定为民造福的初衷，如今有了相当的职位，决不能背弃既定的心願；况且我本是穷棒子出身，自己队伍的所做所为，不能讓父老們唾罵。

这样一来，許多官兵便受了他的影响，有些不老实

的，懾于他那威嚴的軍紀，也不敢明目張膽地為非作歹。

有一年初夏，吉鴻昌的隊伍在豫東南駐防。在麥子正收割中，驟然起了狂風，陰雲四合，眼看着就是一場傾盆大雨。吉鴻昌騎上快馬，特地從城里趕到鄉下駐地，命令全體官兵幫助農民搶收。收割完畢又幫農民運回家去。當暴雨肆虐時，田野間已是空蕩蕩的了。雨過天晴，吉鴻昌又命令部下，把牲口借給老鄉耕地；勞動力缺乏的農戶，還叫自己的士兵代耕。老鄉們實在過意不去，把馬草送到軍營里來作為酬謝。官兵們一概不受，對老鄉們說：“我們是吉師長的隊伍，吉師長告訴過我們，不許要老鄉們的報酬。要是我們違犯了，還得受嚴重處罰哩。”

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吉鴻昌的名字一時在豫東南一帶叫得非常響亮，一般老百姓一聽到“兵”這個字，本來都有一種恐懼感覺，可是聽到吉鴻昌的“兵”來了，還樂得讓他們在自家村子里駐防呢。

1930年蔣（介石）、馮（玉祥）戰後，馮玉祥手下的軍隊都被蔣介石加以改編。蔣介石這個陰險狡詐的家伙，為了籠絡吉鴻昌為其反共的“事業”賣命，同時也是借機消除他的實力，就給了吉鴻昌一個廿一軍軍長的名義，命令他進攻鄂豫皖蘇區。吉鴻昌當時對共產黨和工农紅軍還缺乏必要的了解，便硬著頭皮去盡一個軍人的“天職”，結果這支一向被稱為不敗的“鐵軍”，卻被紅軍打得一敗塗地。

吉鴻昌吃够了苦头，敗退了下来。前些年曾經頌揚过他的老百姓，这时却远远地躲着他，甚至拿起武器对他的军队作战。而当紅軍一到，个个都爭先恐后为紅軍带路、輸送粮草。吉鴻昌决心要解开这个悶葫蘆，当军队駐扎下来，稍經喘息，他便换上便服，到附近村庄去訪問。

从早飯后到日暮时分，吉鴻昌遍訪了附近的村庄。当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向部队的駐地走去时，耳边还好像听见群众的議論：

“现在的世道真沒有个天理良心了，工农紅軍对咱們老百姓这么好，老蔣却要派兵除掉它；老蔣的军队到处烧杀搶劫，为害黎民，却还要老百姓出錢出粮养活着它。”

“人們說吉鴻昌的军队对老百姓还不错，现在看起来也不是真心实意，要不为什么也帮着老蔣打紅軍呢！天下烏鴉一般黑，真是不錯。”

.....

当夜，他滿怀思緒地坐在营房里，提笔在記事本上写下这样四个字：“頓开茅塞”。但是他並沒有注明日期。

就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吉鴻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始終不能合眼，他向自己提出一連串的問題：难道紅軍就是父亲所盼望的为民除害的军队，难道我吉鴻昌正是在为害民賊卖命……。这时白天那些老汉們激动的面容又浮現在他的腦际，接着又想起入伍时抱定的志願……。他立刻坐了起来，燃上油灯，在如豆的灯光下，又在剛剛写的那四个字下头，添了一句話：“投錯了門路，就拔出腿来！”

紅 区 之 行

吉鴻昌率軍回到信陽之后，便按兵不動了。這時在他的生命中，萌起了一種新的生機，他渴望一種新的生活，富有活力的生活。在求索中，黨給他指出了一條光明之路。在西北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主動地和他接觸，告訴他，唯一的出路和解決矛盾的訣竅就是靠向人民，而不是星星點點、不痛不癢地施以小恩小惠。吉鴻昌思想上頓覺有些豁朗，立刻請教具體辦法。地下共產黨員們動員他到上海一行，去和黨中央的一些同志面談一下。吉鴻昌鼓起勇氣，慨然允諾。

不幾天，他假托身體有病，必須到上海醫治，暫時離開部隊，毅然到了上海，見到了黨中央的一些同志。這些同志和他做了長時間的親切談話，熱誠地鼓勵着他，並介紹他到蘇區去參觀考察。

他經過一番改扮，化裝成一個賣膏藥的小販，從上海出發，穿過仙霞嶺，直入武夷山，經過閩西山地到達中央蘇區。

這裡的一片生氣勃勃的景象震動了他。從白區來到這裡，僅有幾山幾水之隔，却彷彿是跨越到另一個世紀，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一個新的天地啊！

村頭牆壁上、樹干上，寫滿了醒目的大字標語：“打

土豪分田地！”“消灭来犯白軍，保衛苏維埃政权！”

“好青年要踊躍参加紅軍！”……这些口号使他感到新鮮，感到振奋。土地，这是千百万貧苦农民梦寐以求的宝贝，吉鴻昌是庄戶人出身，最能理解农民的这种渴望。可是在他十八年的家乡务农生活中，在他近二十年的万里跋涉中，涌入眼帘的只有面呈菜色的老乡，在租种的龟裂着的土地上艰辛劳作，这哪里是什么劳动，简直是在死亡綫上掙扎啊。千辛万苦，到头来仍是兩手空空。可是在紅区，这个农民生命攸关的問題正在解决。吉鴻昌看到了农民喜气洋洋地在丰腴的水田里車水插秧，歌声和車水号子伴着劳动的节拍，刀槍和农具放在一起，是劳动也是战斗……

在路口村头，儿童团小战士手拿梭鏢，盤查行人。当他来到一个村口，一群站崗的孩子馬上围住了他，瞪着警惕的大眼睛向他索要路条，看罢还作了一番仔細盤查，如果不是他拿着真正无誤的証明，一定要被他們識破而扣押起来。但当他們盤查完畢，知道吉鴻昌是“自己人”时，又是那么热情勃勃地問长問短。吉鴻昌完全被一种天真的感情所拥抱，他似乎是第一次感到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摯誠而質朴。他考問这些小孩子們：

“你們为什么这样拥护紅軍和苏維埃政府呢？”

“这还用問嗎？”孩子們像大人似的回答說，“紅軍是人民的队伍，苏維埃是工农大众的政府，他們为人民謀幸福，求解放！”

孩子們的回答，使他回想起前些時候當他進攻蘇區失敗後訪問老鄉們所得到的答案，二者是這麼吻合。一在河南，一在江西；一是老人，一是孩子，他們對紅軍和共產黨卻流露著同樣的感情。這使吉鴻昌毫不猶疑地得出一個結論：共產黨和紅軍深得人心！

吉鴻昌離開中央蘇區時，新參軍的戰士正源源開赴前線，他親眼見到了那種母送子，妻送郎的動人場面，聽到了諄諄叮囑的話語，鼓勵自己的親人英勇殺敵，帶著戰鬥的榮譽回來。在這裡，聽不見一聲啜泣，看不到一張淒哀的面孔，這對吉鴻昌來說，又是極為新鮮的。

接近蘇區邊界，就聽到震耳欲聾的太炮轟鳴，蔣介石的圍攻大軍瘋狂地摧毀著蘇區的每寸土地。他又看見紅軍以簡陋的武器迎擊著敵人，卻是以一當十，銳不可當。吉鴻昌更加恍然：“怪不得我被打敗了，在這樣的對手面前，莫說是一個吉鴻昌的鐵軍，就是十個鐵軍也得變成爛泥醬啊。”

他雖然眷戀著這塊紅色土地，而又急渴要趕回部隊。他一夜間渡過長江，清晨就到了信陽軍次。一下火車，同僚和部下軍官都拥上前來迎接，開口第一句話就問：“病治好了嗎？”他歡快地笑道：“好了，遇到一位神醫，真是手到病除！”

回部隊後不幾天，蔣賊又拍來電報，催促他再向鄂豫皖蘇區進攻。他把電報馬上撕掉，對蔣賊的“命令”根本不予理睬。當夜部隊中的共產黨員登門造訪，吉鴻昌就忿

忿地對他們說：“蔣介石還想叫我跟紅軍廝拚，真是有限無殊！我現在才清醒，已經很遺憾了。”

出國前後

蔣介石從沒有信任過這位“雜牌軍”將領，這時又見吉鴻昌拒絕“剿共”，更加緊了對他的排擠，甚至想收買他的部下倒戈。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勒逼吉鴻昌卸職出洋。但這對吉鴻昌來說，也正可趁“出洋考察”的機會進一步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和東方各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情況，而特別吸引着他的心的，是想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觀光一次。

1931年9月，正當吉鴻昌從上海起行的時候，“九·一八”的炮聲從沈陽北大營傳來。當他聽到這一消息後，“髮指皆裂，一向出國豪興，遽由沸點而降至冰點以下。蓋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如此橫行無忌，已視我中華四萬萬具有抵抗能力之民族置豬狗之不如，此正全國同胞下總動員令以與彼獠作殊死戰，以為我國家爭人格，民族爭生存之日，何忍去國遠隔，逍遙異域？”（吉鴻昌：“環球一周考察記”）

國難當頭，吉鴻昌毅然改變了主意，到處托人和蔣說，要求留在國內抗日，但是賣國求榮的蔣介石政府，卻採取了不抵抗政策，回絕了他的正義要求。

“为什么他們不准抗日呢？”当吉鴻昌登上出国的輪船时，还向身边人这样發問。但在这时，他还没有得到清醒的答案，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眺望着祖国的黃浦灘头，把滾滾热泪，洒向惊濤駭浪。

这次环绕全球的旅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海外华侨那种人人願为抗日尽力的爱国热情，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当他在古巴京城哈瓦那侨胞中进行抗日宣傳时，當場就有一位侨胞高声說：“吉將軍你快回国把軍隊整頓起来吧，我們一定做你的后盾！”吉鴻昌激动地噙着泪水說：“我一定不辜負同胞們的热望，誓死也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人决不能做外国人的牛馬！”侨胞們听罢十分振奋，竟然忘情地把他抬了起来。將軍感慨万分，振臂高呼：“打倒日本！”“还我河山！”侨胞們也和他同声呼喊，馬上有十几名侨胞青年，要跟他回国抗日。

到了德国后，吉鴻昌曾数次要求签照去苏联參觀訪問，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領事拒絕签署。吉鴻昌这一宿願未得实现，这使他对蔣介石卖国反共的凶恶嘴臉，更进一步有了認識。激憤之下，題詩一首：

渴飲美齡血 飢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 恢复我神州

在旅居国外的日子里，吉鴻昌的心境沒有一天是閑适平靜的。海外侨胞的热望与信托，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无

止境的欺凌，使他再也不能在国外繼續考察下去。当1932年“一·二八”战争的消息傳到海外时，將軍馬上提起行裝，踏上归途。在航船上，他和外国記者說：“我国有一句成語說：‘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現在大难当前，全中国人民已經覺悟到，只有團結起来，不惜一切牺牲，为生存而战。我国有形的武器，虽然不如日本，但无形的武器，就是所謂民气，却胜过日本百倍，这就能够保證取得最后胜利！”这位外国記者听了，連連嘆服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將軍！”

当归国輪船駛抵长江口外，耳边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吉鴻昌心急似箭，如果这只龐大的輪船是一匹烈馬，他一定要揮起馬鞭，馳入敌陣。

輪船漸漸靠近了吳淞口，吉鴻昌凭欄远眺，偌大的上海几乎完全籠罩在硝烟之中，他的心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旁顧身边人，用手一指說：“看，我們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烟火里。”

輪船小心翼翼地进了吳淞口，因为这是一只西洋船，日本人还算客气，沒有开炮。船上有一群中国留学生，很庆幸自己有这般好运气，居然兴高采烈地和外国人跳起“华尔兹”来。甲板上頓時卷揚起陣陣小旋風，弄得烟塵四起。吉鴻昌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揚手說：“你們这叫干什么？你們听！同胞都在哭啊！你們却能乐得下去，还有点良心沒有？”这一声震天霹靂般的叱責，惊得那輕狂的舞步驟然而止，但不一会儿，爵士音乐又怪声怪气地响

了起来。

“轟轟轟”日本軍隊獐笑着有板有眼地轟击着吳淞口炮台；而国民党的軍艦却靜靜地躺在岸边，軍官們携帶着太太倚在船欄上，袖着双手安然地看光景。吉鴻昌急了，連声高喊着：“弟兄們，对着日本兵开炮呀！”然而那密麻的艦炮却和哑叭似的，傻里傻气地仰望天空，回答他呼喊的仍是軍官太太的蕩笑和日軍的隆隆炮声。

这时候，一个戴着眼鏡的像是新聞記者模样的青年人走近他的身边，很誠懇地对他说：“吉將軍，光你一个人喊哑了嗓子也不頂事，要是和千百万人民站在一起，不，为他們而战！这力量可就大了。”

吉鴻昌轉过臉来，仔細打量着他；不由得被他吸引住了，他銳敏地發現这个青年人的身上有着一些不平常的东西，于是便爽利地一揮手說：“走，到里边談談去！”

新的起点

淞沪事变后，吉鴻昌暫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他由外归家，神情显得和往日很不相同，虽在表面上，他仍然竭力保持素常的平靜，但內心的狂喜，仍是难以掩飾地显现出来了。这时天色已相当昏暗，他却一头扎在屋里，提笔就在袖珍記事本上写了起来。家里人为劝他到院里閑坐，便說：“屋子里太热了。”他随口应答說：“心里头更热。”



話說出來，好像頓覺有些失口，便又默默地寫起來。家里人好奇地走到近前探首一看，越發糊塗不解了：這本上寫的都是些不相連貫的句子，似乎是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符號，知道這里头定有些“蹊蹺”，也不便再問下去了。

就在這天晚上，吉鴻昌結束了黑暗中上下求索的生活，終於踏上了真理的道路。

原來，他回到上海後，就和黨組織發生了接觸，黨熱情耐心的启发教育，促使他提高了覺悟。他如飢如渴地要求參加共產黨，立誓要為革命事業獻身。他痛心疾首地說：

“我再也不能在‘外面’流浪了。”黨經過縝密考察後，接受了這位赤胆忠心的戰士的要求，從此在中華民族最先進的戰士的行列里，增加了這樣一個不算太年輕的新兵，在祖國飽受蹂躪的土地上，開始了不平常的戰鬥歷程。

黨組織馬上就給了他一個重要的任務：號召舊部起義，開到蘇區去。吉鴻昌同志接受了任務，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光榮和幸福。現在他第一次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分接受黨的囑托。這時他雖是三十七歲的中年，但他的心情，卻像一個剛剛入伍的戰士去送第一包炸藥時一樣的激動。

他臨行之前，首先聲言要回津隱居，給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不想再投身于戎馬和政治漩渦之中了。蔣匪特務機關為此便對他的監視稍加放鬆，這就使他比較順利地離滬潛行到了湖北。因為他事先聽說自己的舊部都駐紮在武漢附近的宋埠一帶，他便冒着萬險只身深入到蔣管區的腹心地帶。當他到了宋埠，一打听，第一個消息就使